

柳岸楼台

□ 马力

从前我从北海公园西门进去，一直奔里走。岸边柳丝，向水而垂。波浪轻皱，弄乱了白塔的倒影。满眼好景！

走到头，是一座殿。这殿，像个大号的亭子。殿顶不小，铺满琉璃瓦，飞闪明黄之光，水岸的柳色再新，也敌不过它。四条垂脊分头落至檐角，各脊在顶上交合，簇为一个长圆的尖。镏金宝顶，就是上边那个黄疙瘩，好像打了一个结。长大后才明白，这叫四角攒尖式。

跑到殿里边，一抬头，嘿，真叫高！隆起的顶子梁架交错，全由几十根大柱子撑着。顶上画了一些花，旧了，颜色发暗。我仰头望了半天，叫不出花的名字。没安窗户，四面透风。也好，里头空敞，亮堂。当时儿没有什么佛山，摆了好些泥泥台子，让小孩儿打乒乓球。我常来，除了打球，什么都不多问，光知道这地儿叫小西天。

一晃，几十年过去。小西天里，见不到打球的孩子。殿重修过，涂以朱漆，描以金粉，画以丹青，刻以花纹，门扉窗棂，光泽灿灿，鲜亮多了。枋心彩绘对龙纹，檐头、藻头敷被重彩，极尽富丽，金属饰片的质感似乎也有一些。大小额枋间加了镂空花板，一个个好看的大方块占了檐下的空间。花板图案谨守规制，每块设五朵牡丹，光色粉艳，所谓宝相花大约是它。明绚丽的花板，胜过平常挂落。这时期建筑艺术上的装饰主义，已到了以繁为美的地步。

大殿内，又是一番气派。红色柱子威严地立着。柱体最顶的，当然是钻金柱，四根，大树一般直上，伸向斗拱承托的八角穹窿藻井，那上面画着金亮的龙、彩色的花，目光若抬得高些，便触着了。藻井之下，蜿蜒的龙身、繁艳的仙葩满绘于枋心、柱头、垫板、雀替、斗拱，且衬以秀逸的云纹。就动静之势看，不管是坐龙，不管是行龙，不管是升龙，不管是降龙，不管是云龙，不管是草龙，描得实在太多，数不过来。包涵寓意的图符，一经沥粉贴金，或蓝，或绿，或黄，或红，华美富丽的光感直炫眼目。

画匠所绘，是京式彩画还是苏式彩画？如果是前者，是和玺彩画还是旋子彩画？闪在我眼前的，有龙，也有花，就画面格式看，可能是金龙和玺吧？而金凤和玺、龙凤和玺、龙草和玺的技法，像是也有些。存疑而自问，却不能自答。全因我外行，瞧不出眉目，也就分不了那么细，只能说：多种元素，都有。百工之技，择而用之，犹能交融。

藻井凹处，施了雕镂的手段，图形活了起来，缠枝花卉一般曲卷盘绕，又如飞扬的云气漫过拱起的藻心。只看那凹成一团的金黄色，我猜：那是龙。转身一问，果然！

如果把这个开敞的井状天棚交给米开朗琪罗，这位“犹如与魔鬼交换过天赋的艺术家”，会创作出怎样的穹顶壁画？这里不是西斯廷教堂，他恐怕会皱一下眉。

□ 寒石

看似率性随意，其实是最好的安排。

到浙江慈城，已是薄暮时分。久雨初晴，春光乍现，迎面的风温驯滋润，落日如一枚刚出炉的烤红薯，暖和得要流出蜜汁儿来。这是慈城最“好”的时节，疫情阴霾未散，行人稀少，千年古县城显出一副古拙、安详模样，散发着一身的慵懒气息，最适合放松心情，无羁地走走、逛逛。

我们去了冯氏故居。透过陈列橱窗，冯氏先人沧桑的面影，让此处黑白老照片似的老宅活泛起来，有了温度。爬山虎粗壮的行脚，把过往时间定格在斑驳园墙上。我们傍着一棵不知名的老树留影，膝前一口古井，井栏里勒有桶绳深深的印痕。我们逛了孔庙、城隍庙、甲第世家……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有一些地

方是必去、该去的。古县衙显然是慈城最该去的地方，从某种角度说，它可是慈城的地标啊。但那天大家不约而同地在古衙门高高的石门槛前止步了，谁也没有想要跨进去的意思，纷纷说：“去过多次了，不进了吧。”

这就到了驷马河街区。一条河，勾连起一个古老街区千年前的模样。一匹马如何一不小心成为一条河、一个街区的代言？这是个千年待解的悬念，且继续留待时间。绵密的粉墙黛瓦、叠起的马头墙、错叠的深院小巷和蜿蜒其间的水道，勾勒出一个个江南千年古城远逝的格局和脉络。驷马河是慈城南部街区的主动脉，它自城东而来，为古城带来潋滟水波和便捷的水路通道。两岸如褶的河埠、院落和临水而开的店铺，给古城增添了一抹宜人的人间烟火。

佛家的讲究，处处都在似的。殿绕栏榭，望柱头、石栏板，皆刻纹饰。大殿四四方方，各面都设门扇，推门见桥。拱形桥面跟牌楼中间的券洞对得很正，一条直线上。从规制看礼法，不失精严。这座殿宇，找回了至尊至贵的气象。引来水，架起桥，坛城式的封闭空间有了出口。抢眼的还有那座新造的须弥山，招人来瞧上面的观世音与罗汉。还可把弘历御题的“极乐世界”牌匾看了又看，体味里面的意思。

这个殿，不知怎的，看见它，就叫我想起国子监里的辟雍，虽然全是一个样子，却都有方正宽敞的形制。还有，也许和跟前都绕了一汪水有些关系。最像的是那个大屋顶，流线型的瓦楞犹若从远天涌来的浪涛，太阳一照，泛出明艳的光波，琴弦般颤动，似可奏响欢快的音符。日头的影子掠过去，不舍乃至依恋。鳞鳞殿瓦迎着温暖的抚摩，感到了阳光的重量。这么说吧，它像一柄金色的巨伞，天底下撑开，老远就能望见。

前面说了，极乐世界殿也如佛陀所称的须弥山。崇庆皇太后八十诞辰，为庆寿，弘历兴工造殿筑楼，仿佛把母亲从深宫请上了山，高居婆娑世界的中心。

往北，折而入普庆门。门依墙而开，稍矮于墙，呼为“随墙门”。在墙上辟门，看去倒很顺眼。三个门洞，排成一溜。门式精整：上覆金色筒瓦挑檐，下置汉白玉须弥座，额枋照例以黄绿琉璃砖

为贴面，其上带花纹。须弥座托着方形门垛，座身洁白，极素净，垛面却叫琉璃砖贴砌得花哨；缠枝花纹样为底，藤蔓卷草间有对舞之龙。这个饰件，行家叫它“中心盒子”。这样的盒子，成了墙垛的视觉中心。

此种随墙琉璃花门，或许只有在皇家建筑里，才允肯砌造。

门旁一棵树，桧柏。龄已过百，仍很直溜，树冠高过墙头。太阳刚移过极乐殿魁昂的琉璃顶，一片日光就斜斜地镀上红墙，把树身映成了画。

进去便是万佛楼曾在的院子。好旷的地方！往前看，一个大池子，长方形。池壁甃以条石，年光不短，未见开裂。无水，石面皴如老人皱缩的脸。池子前的六十轮驻牌坊，池子后的聚诸福德牌坊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池的两端各摆放一个露陈座，上置太湖石，池边因之空不。

池的东西，转黄的草色将树影下的石经幢衬得苍白。

万佛楼，没了；鬘辉楼，没了。能看的，是遗址。一张老照片，记录了这个院落百年之前的光景：一个戴礼帽的男子，扶着石栏，朝向万佛楼。楼没能照全，只露出廊檐，檐枋也是模糊的。楼前立着一尊石碑，如果我猜得没错，上面应该刻着《御制庚寅万佛楼瞻礼诗》。

空空的地上，荒烟野草，仅得几点残础。我朝一块块圆形的柱顶石凝眸，犹见一根根粗大的金柱，向上昂屹。雕龙的枋杆石更是雄气不散，纵使风中的幡杆早随万佛楼消失，也还在原处坚守。

万佛楼，曾供三世佛。琉璃壁龛，置金身佛像万尊，无不端秀。卿相群臣，皆以金佛为敬帝的贽宝，直抢上来献寿。飞步争先的情状，也是不难想见的，可谓观在目前。庚子国变，这般崇壮的殿，这般繁丽的佛，没能躲过列强毁掠，不胜叹恨。往昔盛貌，只可从旧照上得其片影了。

鬘辉楼居西。“鬘”字不常用，不知道为什么要使这个字。楼，双层五开间，体量不算小。供无量佛。《三海见闻志》云：“孤壁独立，余瓦见砾，盖前数年已遭火劫矣。”所述乃民国十三年亲睹景况，就是说，写书人瞧见的鬘辉楼，也是被火烧坍的模样了。《三海见闻志》，自署适园主人。这位是谁？据考，此公叫李景铭，光绪三十年进士。入民国，做官，管过赋税之事。他在太液池畔办公，滨水楼台，皆来相就，故无不稳知。

宝积楼处东，形制同于鬘辉楼。新葺，泛鲜丽之色。门窗髹红。匠人着意于隔扇：四扇式，裙板添如意纹；缘环板上勾了一个圈，扁的，比起卷草纹，做了一些简化，纹线皆镏金；隔心则以枝条拼出的菱花纹为饰。斤斤尽守法式，愈显出营建等级不低。

宝积楼身后，天空皆作一片蓝色。檐角飞举，挑着几缕白云。

致爽楼在东北角的一个台子上，不显眼。门关着，无人入。听人念叨，早先，这里曾环以游廊，叠

以石山，蓄以池水，澄性堂、清约池、澹吟室、镜藻轩、湛碧亭、澄碧亭，布列其间，造出风物闲美之境。清人吴长元参阅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、弘历敕编的《日下旧闻考》，著《宸垣识略》，载北海风物较详。我手边有其文，低头读字句，抬眼观旧址，约略对得上。只叹皆往矣，寻不见它们的影子了。

尽里边，有个妙相亭。我很快站在它近前。重檐攒尖顶。上层为八角形。下层四出抱厦，檐翼也翘出八个角，似翩翩的飘羽，又像展开的叶瓣托住宝顶。宝顶则如花蕊，愈显孤高。亭身由数十根漆红圆柱撑着，稳稳当当。就一时的感觉说，这么小的一个亭子，柱子用得有点多了。大约此种繁复构造，断非我这等门外汉所能懂。

亭中立石幢，幢身粗实如塔。须弥座为底基，缠枝花卉蟠曲其上，游龙翕忽，转瞬便可腾身远去一般。石幢多棱，分出十六个面，嵌十六尊者像，全以线雕手法摹刻。尊者就是罗汉，也叫“应真”。他们都是得了真道的人。十六应真像原是禅月大师贯休画的。贯休，五代前蜀画僧，亦能诗。罗汉画得尤其好，线描人物“多作古野之貌，不类世间所传”，变形甚或有些夸张，“庞眉大目者，朵颐隆鼻者，倚松石者，坐山水者，胡貌梵相，曲尽其态”。形模古异又极飘逸，像是从志怪小说里跑出来的，枯瘦皴皱如老树，顽健气还是在的。明清通俗小说绣像本中人物，也似这般。说到底，状眉目，摹容色，奇特形神虽恍如梦中所见，而喜怒哀乐溢于眉目之间，犹显世间情态。

弘历下江南，访孤山圣因寺，见十六应真像，珍而爱之。他或许以为，如此绝妙的画像，不可无几句题跋以志其盛。留其像，赞其业，才算圆满，心神方可融畅。他的像赞，就是禅诗，八言四句(断为四言八句，亦可诵)。每像一首，读，收来一派幽心与禅意。弘历给诸罗汉重新排定座次，标注于原署标识之下，又命如意馆画师赴钱塘临绘，摹勒上石，且筑以园亭。这位专在内廷供奉的佛画师，叫丁观鹏。

年深月久，罗汉倒还留着眉眼，形姿亦无伤。名号、位次、像赞标刻于闲处。怎奈逐年损去，辨不清了。第四位尊者苏频陀，俗称托塔罗汉的画像上，有御识十二行，我瞅了半天，虽说过眼，亦极隐约。别寻旧籍，把《贯休画十六应真像赞》读了。弘历题的这些赞语，像是给众罗汉下的月旦评。

圣因寺住持明水募资摹勒十六应真像，且留题镌。我绕幢三匝，没找着。推而想之，料也破缺不完了吧。

贯休原作绢本，年代湮远，据闻已无可觅了。鲁迅说：“关于贯休和尚的罗汉像，我认为倒是石拓的好，亲笔画似乎过于怪异。”这识见确有道理。那就静静地看石幢上的刻像吧。

神思一飘，又想到，取像刊石，手巧艺高的匠师是谁呢？惜不

知。佛教艺术史上，应该长留他们的名姓。

亭檐把阳光挡在外面，不让她光照进来，好叫众罗汉大白天也能睡个安稳觉。

碧竹依在亭后，陪着石上的罗汉。

成功的筑造，从不缺乏细节。水道盘曲于院西南，水闸槽的旧迹仍在。从这里流出的水，是跟潞洩于极乐殿边的清流连为一脉的。楼殿是肌体，水道是血脉。砌造水道不光为了排泄，更为了输供，它给院中的池塘引来清凌凌的水。有了水，满院都添了生机，倘若活了，哪还死板板？人也能吐一口舒畅的气。宏丽的建筑景观，是凭借众多的技术细节实现的。古人的营筑之水，妙矣哉。

清水欢悦地流过，一切都鲜润了。我恍若听见浪花发出的笑声，浸入“每闻其响，欣然为乐”的清美之境。水在，芳草尽飞绿，平如新剪。我又仿如行于交横垄亩上，心里默诵着清人之诗：“却羨田间多野老，往来阡陌杖藜轻。”徐步兼遐思，犹觉这轻细的水音，无妨可以当歌听。声律之中，自有妙谛。可是眼下呀，水道穷涸，只冷冷地散落一层黄叶子。这会儿，没觉得水面过风。要不，耳边一凉，它们自会一片片地当风抖着。

远离人的生息，固可使景状荒寂，却又最适于野草的生长。故而废墟多草，草色的深浅总也绽放生命的绿，鲜润而且旺盛。

残址的边上，孑立着高大的鹅掌楸，披离的枝条已很萧疏了。一位老汉跟这树装装相对。一抬手，碰掉一片半枯的叶子，他把黄叶举到夕阳下仔细瞧，像在欣赏花杯一样的叶形。又一片叶子离了枝，是风让它飘落的，再也回不到树上了。对于有生命的东西，想把已失的神气补上去，至难。

复建万佛楼，少不了有人为此梦寐萦怀。他们或许认定，离开地面的旧时楼庭，能够在世人的重建中归来；丰满的血肉替代了支离的病骨，朗润的容华替代了衰悴的面色，找回自己位置的宏宇，依然会在历史中昂立。我说：如果拉砖瓦，运木材，兴工起盖，似其形易，似其神难。假定成真，那大约是给失去躯壳的佛雕塑出一个形似的替身，无法使它真的活过来。

为母祝寿，弘历修造了极乐殿和万佛楼。土木完竣时，论年岁，弘历六十，其母八十，可说同贺贵降之日。《万佛楼瞻礼诗》起句“六旬庆诞沐慈恩，发帑范成两足尊”，将心迹表露了一番。

弘历崇佛。合掌唱梵偈，是这位清帝常年做下的功课。多添流年于浮生，是他对于未来的祈愿。香鼎蒲团之上，宝篆回缭，把这日深一日的执念带到天边去。

从瑞典学者喜仁龙拍的照片上看，瞻礼诗碑原在万佛楼前，不知什么时候挪到外面了，戳在北海西岸路边。我看过，须弥坛上的托座力士，雕制尤精；或努目，或扬眉，或绷唇，铆足劲儿扛那千钧重的碑石。我好像听见他们说话。

□ 章铜胜

每年立夏时，正赶上青年节前后，或许这是冥冥之中就注定的吧。在传统节气里，我认为，立夏是最具青春气息的一个节气。立夏时节与青年的节日相遇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我喜欢这样的巧合，或者说是缘分。时节与人共青春，多好，多有朝气啊。

立夏时，果实大多尚未成熟，青涩，像极了我们的青春，这便是青春的味道吧。苏轼的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，说的是暮春过后，刚刚立夏，此时的杏子，恰值它的青春，有人称它为“青小”，多么形象。毛茸茸的青杏，又可爱又青葱，浑身有股掩藏不住的青涩和溜酸，虽好看，却不宜品尝。我曾经急不可待地从外公门前的杏树上摘过青杏儿，又急急地一口咬下去，满嘴的酸涩，可我没有立即吐掉它，而是在嘴里咂摸了下，确定又酸又涩后，这才将它吐了个干净。那时的我，也正值青春，什么也不怕，什么都觉得好奇，不然怎么会去尝那样酸涩的一枚青杏儿呢。

梅子黄时雨，已是江南梅雨季。梅雨好像是对青春的一种洗滌与沉浸，经过梅雨，青春便在走向成熟的路上又迈出了一步。青春不拒绝成熟，而是更倾向、忠诚于成长和完善的过程。望梅止渴的梅，才是立夏时的青梅。青梅煮酒论英雄，用的大概是立夏时的梅子，青涩有味，不然怎么能显出英雄本色呢？写下望梅止渴时，我的嘴里好像生出了些许津液，泛起了一股酸意。酸酸的梅子，就是青春的某种味道吧，那是酸涩而又无所畏惧的本色，只是想想，就觉得无比美好。

立夏时，满眼都是绿色。可眼前的绿色已不是春天的新鲜浅嫩，你不能称之为新绿，当然它也还不是老成持重的深绿，它有着自己的质地和属性，那是青春的绿意，有着自己的性格，是不淡薄，也不深沉的绿。这绿，便是青春该有的颜色吧。立夏时，银杏的叶子绿得正好，是不太浓的青绿。香樟树的叶子，春天刚抽出来时的一抹红已然渐褪，树上也难以见到那种淡淡的黄绿色，但还远没有到秋天时的深绿，阳光下，那叶子绿得清新光亮，如靓丽的青春。远山的绿，倒是全新而丰富的，那是绿的聚焦和集体呈现，充满活力，也充满魅力。

青春的主意，是易变的。不敢变，不善变的人，大概已经老了，或是在心理上已经变得老成持重了，不再有青春的朝气。善变的青春，像立夏时的阳光，还不太烈，它的热度，很容易被一阵风吹散，被一朵路过的云驱赶；也像年轻人人的热情，还不够执着，也不够坚定，很容易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改变。立夏时的天气，总在晴晴雨雨之间，总是忽热又忽凉，有些人招架不住这样的变化，怕着凉，又怕受了热，不知道该怎么衣服出门，也不知道走在街上会不会让人看了发笑。可是年轻人什么也不怕，身上的单衣薄裳，不怕热，也不惧冷，真是羡慕他们那种无所畏惧的青春朝气。虽然我已经过了那种在善变的天气里随心所欲穿衣的年纪，可我依然很喜欢这样的天气，它没有一成不变的呆板。善变，才是青春该有的样子吧。

一朝春夏变，说的是立夏，是节气之变，只在一朝一夕之间。属于每个人的青春也是短暂的，正青春、致青春，或是以其他方式纪念青春的时光，正是对青春易逝的一种感叹和珍惜。懂得珍惜，便是最好的纪念。立夏时，我忽然开始思考和怀念曾经青春的那些日子，不知道自己是否品出了一些什么，又或者只是想起了一些和青春有关的东西。也许，对于我来说，有这些已经够了。

岸被称作国风街区的古风建筑群已初具雏形，大唐盛世下的江南水乡之景跃然欲出。我们在河街上漫步，古色古香的店铺一字儿排开，宁波汤团、慈城年糕、仓桥面结等老字号，逸散的依稀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味道。在旗袍馆，缕缕向晚的光线与馆内创意的辐射状线条交相辉映，把这种华美的、将东方女性线条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致的传统服饰衬托得越发绚丽、美妍。因暂时休馆，我们无法探知传统“一本书的诞生”的幽秘途径与竹墨馨香，而“汉风新美学空间”“甬上非遗荟艺术空间”则是现代时尚创意空间，展现着这个时代的另一种生活。

最后，我们登上新修复的古城大东门瓮城城墙。夕阳西下，落日熔金，驷马河闪烁着火苗，颤动着，似要燃烧起来，古城浴在一片静谧、安详、古朴的氛围中。

落日驷马河

千余年前，慈溪首任县令房琯在慈峰脚下埋下一枚种子——开凿慈湖，这个“慈溪之城”才真正进入萌芽期。城东南和城西北的山涧水通过驷马河和护城河引入慈湖，唤醒了一个地方生命种子的原生力量。那时的驷马河或还是一泓山涧清流，水流款款，芦苇杂树隔岸，落霞野凫齐飞；抑或有一匹青白杂毛的马曾在河边悠闲溜达、觅食，一溜烟烟地过？还是一痕流水青白相间、缓缓流淌的样貌，酷似一匹没事晃荡的马？现在已经少有人知晓这些了。时间把真相掩埋了，同时把一个谜样的名字传承下来。

慈城后来的发展脉络，现在大致清楚了：在慈湖的滋养下，慈城在时间的长河里沉浮千载，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古县城。驷马河两岸民宅、店铺、库房麇集，巷弄交错，成为一片热闹街区，驷马河因而成为古